

我和洋老板的故事

融融 主编
江月 等著

海外职场生存宝典



作者们旅居海外多年，在艰难的谋生历程中，他们碰到了形形色色的洋老板：有背负如山家庭重担的女黑人，有改变学生命运的医学教授；有中国高科技人才的跨国洋倒爷，有戎马一生的美国军校长官；有债台高筑被逼自杀的色棍，有滥施淫威的虐待狂；有浪漫中外通婚的典范，有被揭开神秘面纱的同性恋者……作者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层次的描写揭示了西方社会经济文化风貌，实为海外职场生存的绝好教科书。

世界知识出版社

我和洋老板的故事

融融 主编
江月 等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洋老板的故事/融融主编;江月等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1
(游走世界的中国人)

ISBN 7 - 5012 - 2472 - 2

I. 我... II. ①融...②江... III. 世界—当代—
纪实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8216 号

我和洋老板的故事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装帧设计 小 月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赖文藻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开本印张 850 × 1168 1/32 6.5 印张
插页字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夫妻笔记》简介

本书是美国新移民作家融融最新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 1 月出版。

在北美华文坛，以“性爱”的杠杆，正面撬开“生命移植”的人性深广，融融可说是第一人。

《夫妻笔记》描述的是一对中国夫妻在美国申请绿卡前的情感冲突。小说的开头朴素而精彩，一个来自东方的中国学子，面对完全陌生的新大陆世界一筹莫展，生命在毫无生气地运转，看不到真正的希望。而他的小巧玲珑的妻子却无所畏惧地闯进了新世界，并焕发出不可阻挡的能量。东方男人的自尊与自卑，害怕失去自己的女人又无能为力，身心的压抑，婚姻天平的慢慢倾斜……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把握得十分准确。如今，为了能够留下来生存，却不得不要自己的女人去贸然挺身，做男人的充满羞愧又深陷在隐隐不安的恐惧之中。但是，生命的航向已不可逆转，那个小巧又普通的女人已经开始了她在异国文化中的悄然蜕变和再生，她的身心蓄存着不可遏制的渴望，她最终成为广

告公司备受宠爱的中国模特儿。这个娇小的中国女人在“身体”的开掘中竟然被完全解放了。

小说的阅读魅力在于人性深处性心理演绎的大胆呈现，真实浓烈而激动人心。中国文化中的性爱传统首先是依附于情爱，但融融的小说，性爱本身就是如此优美，如此强大，声光交合，创造出生命本身所蕴含的美韵。也正是在性爱画面的描绘中，无论男人或女人，人物的面貌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说的结构也非常奇特，作者采用的是人物自身交替进行的内心独白，从而辉映出各自不同的内心世界，推动故事向纵深发展，颇具心理小说的思辨神韵。

《夫妻笔记》深刻地挖掘了中西方文化中性爱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并深入到男女主人公的内心隐私，大胆而真实地再现了人物潜意识深处的情感世界，同时刻画了美国社会的风俗文化，是近年来少有的表现中西文化内在人性冲突的杰作。

定价：13.80 元

《吃一道美国风情菜》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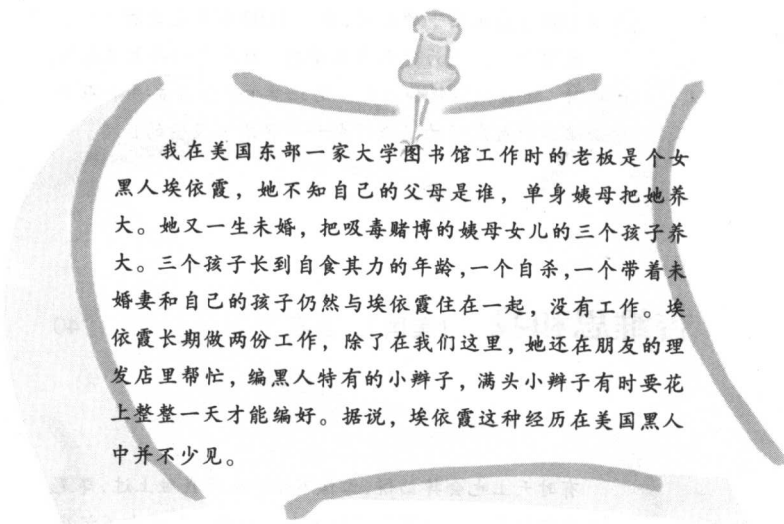
在美国的大街上，你问什么是中国文化，有 85% 的美国人会回答中国食物。可见食物承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同样，透过西方饮食，我们也得以管窥异域文化。《吃一道美国风情菜》不是一本菜谱书，也不是单纯介绍美食文化的书，而是通过华人作者与美国人在饮食上的对立和包容，把两国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演绎得淋漓尽致。书中的每道餐点，均经过作者逐一实践，并揉合进了东方人对西食的理解和“创新”。篇篇美文既写食亦写实，字里行间凝聚了不分国籍的人与人间的浓浓爱意与温情。书中并配有 200 多幅彩色图片。

本书作者为美国新移民作家融融，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 1 月出版。定价：29.80 元。

目 录

无尽的夏天 [美国] 江月

1



我在美国东部一家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老板是个女黑人埃依霞，她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单身姨母把她养大。她又一生未婚，把吸毒赌博的姨母女儿的三个孩子养大。三个孩子长到自食其力的年龄，一个自杀，一个带着未婚妻和自己的孩子仍然与埃依霞住在一起，没有工作。埃依霞长期做两份工作，除了在我们这里，她还在朋友的理发店里帮忙，编黑人特有的小辫子，满头小辫子有时要花上整整一天才能编好。据说，埃依霞这种经历在美国黑人中并不少见。

我和麦克的故事 [美国] 小羽

14



我已经离婚五六年，年过四十，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美国人麦克，后来我们结了婚。

我曾一度不明白，公司付给麦克高薪，为他提供汽车和每年免费度假以及退休后的优惠待遇，为什么他放着副总裁的美差不当，偏要辞职，从零做起。

人到中年，一切重新开始，他苦撑数年，公司越办越大，钱越挣越多，从赔钱到年营业额 20 亿美元。五年后，当初以 100 万美元买下的公司，竟以 1100 万美元卖掉了。

我明白了麦克为什么喜欢赌博，而且在输掉大笔大笔的钱时，还能做到镇静自如。这正是他在多年奋斗和艰辛中磨练出的对成功的坚强信念和一种决不服输的性格。

吉维思和我 [美国] 山石

40



有时天上也会掉馅饼，你信不信？反正我碰上过，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接到面谈的通知，拍破了脑袋也不记得给这个公司发过简历，寻遍留底的材料，找不到半点有关信息。怪事，到底是我弄错了，还是他们弄错了？可这姓名地址电话分明是我的，只好硬着头皮走了一回。



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小的房间，房东是对儿斯里兰卡夫妇。那丈夫有个美国名字叫丹尼尔，他太太巴琳是个乖巧单纯的小妇人。后来我成了丹尼尔咖啡店里的女服务员。这是我第一个真正感觉受益匪浅的工作……



转眼就毕业了，那时IT行业在美国正进入轰轰烈烈的尾声，后继乏力的苍白已经慢慢显现。现在回想，我应该是运气的，赶上末班车，借助大气候的帮助，很快就拿到了offer。

周围大大小小的相关公司关闭的关闭，裁员的裁员。身边一个十分能干的朋友，被裁已经大半年了，还在四处递交简历，我看着他难免不寒而栗，僧多粥少，多少优秀的程序员在外闲逛。我至少还有个饭碗，不能不感谢上帝了。



每一对情人都是特别的，如果人是由神所创造，为什么我们被创造为有家庭的生物？也许创造我们的神喜欢听故事，看到一个个家庭组合在一起，或者分开，这些悲欢离合，会令其兴奋不已。像呼吸一样，最平常的事，往往被我们忽略，然而追根寻底却又没什么道理。

每一对情人都是特别的，特别之处在于是什么使他们相互吸引，走在一起，又是什么使他们突然分离？每对情人各有各的不同……

我的“教授老板”

69

——改变我命运的三位美国教授 [美国] 衣家琦



在美国，教授可以从国家或各种学会组织申请科研经费，自主雇人搞科研，所以我们可以称教授是老板。

我要说的这三位老板，在我来美国的头十五年先后都走了。往事回旋，是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机械工程学学士成为一名生物制药工程的硕士和博士，使我离开了我从没喜欢也从没想过的机械工程。

老板被除名了 [加拿大] 唯一

86



那一天，当我们的分行经理米雪在大会上宣布公司决定将我的老板克里斯除名时，我的感觉很奇特。一方面我很震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公司居然会这样对待克里斯，毕竟他在这家跨国投资公司做了20年，其中10年他个人的销售排名在全公司的前三名；另一方面又觉得也不奇怪，以他那种目中无人的个性，他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这是许多同仁早就说过的。

我的美军长官 [美国] 沈宁

92



我在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做教官的时候，有四个长官印象最深。美国总共只有三所联邦军官学院，陆军军官学院就是西点军校，另两所是海军军官学院和空军军官学院。这三所联邦军官学院由国防部直接管理，都是美国最优的大学，跟哈佛、耶鲁齐名，本文简称空军官校。

四个长官的故事让我一个个给你们道来……

我的“野蛮老板”〔法国〕 迅速

103



老板分给我的任务仍然是整理资料。这次全是名单，中国所有的著名科学家、理工化医电子学者的姓名、住址、电话、履历、学术成就、论文题目等。

商业机会其实就在其中。老板建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凭着自己从政时期的广泛关系，在法国公司企业中承揽了很多研究项目。他拿到巨额的研究经费，聘请中国的专家学者研究。两国工薪的差价巨大，利润可想而知。

老板为什么自杀？〔美国〕 刘荒田

109



宴会部主任荷西死于非命，在大宾馆的几百名员工中所引起的反响，自是非同小可，却不是一个“悲”字可以涵盖。

荷西是尼加拉瓜移民。他在这里干了38年，从最下层的洗碗工做起，然后是宴会部的练习生、侍应生、领班、经理。一步步地爬上去，在“主任”的位置，一坐就是20年。

一个颇为标准的中产阶级分子，一个在少年时代从战乱频仍的南美洲贫穷小国来到新大陆，终于混到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成功人士”，一个无论在宾馆、在拉丁裔聚居区，还是天主教会教友中都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竟然在行将退休的年岁，果断地结束了堪称优裕和风光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向来被他的同胞立为“楷模”的人，瞬间变成了家里客厅壁炉上方的小小骨灰盒，为什么？

“小布头”的故事 [美国] 奇奇

131



我后来有过很多份工作，也有过很多个洋老板。总结发现大多数美国老板师承韦小宝，夸人两句戴戴高帽既不费钱又不费力，经常为一点小事把你夸到天上去，涨工资的时候却不见实惠。“小布头”决不是那种虚伪的老板，经常是我们努力做了半天也换不来什么好话，弄得我们总是战战兢兢的，但是每个人的水平在“小布头”心里明镜似的，该有谁的好事决不会被落下。

顶头上司罗宾·戴维丝 [美国] 梓樱 139



罗宾刚来新泽西州开始助理教授生涯时雇用的第一个技术员是个名叫琳达的中国人，她有着十几年实验室技术背景，虽然刚来时口语不好，但在技术上娴熟得如鱼得水，工作上积极主动、有创意。罗宾帮她办了绿卡，在她工作的几年中，罗宾发表了好多篇文章；拿到了一个可以维持五年的课题项目；顺利转成了终身教授。后来琳达因为丈夫工作转换到外州，不得不离开罗宾的实验室。罗宾从那时起，对中国人的勤奋、主动有了很好、很深的印象。后来她雇用的技术员几乎都是中国人，并先后帮助两人转换了身份。她对我们这些语言不好的中国人有极大的耐心，因为她知道表达有障碍并不代表头脑里没智慧。



老朋友莉莎是到中国去教英文时和我相识的，每到关键时刻都帮了我一把。这次我又把她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莱蒂。在美国找工作有好的推荐人至关重要。

说实话，我以前做梦也没想到会大老远地跑到美国来学广东话、繁体字，而且是跟美国人学！在波士顿学院时，台湾教授教三四年级汉语课，我只教一二年级的，很简单，而且后来用中文软件教，写的机会越来越少。再说，来美国后虽然看报纸看会了繁体字，但写还是不行，莱蒂和山姆都比我强，令人惭愧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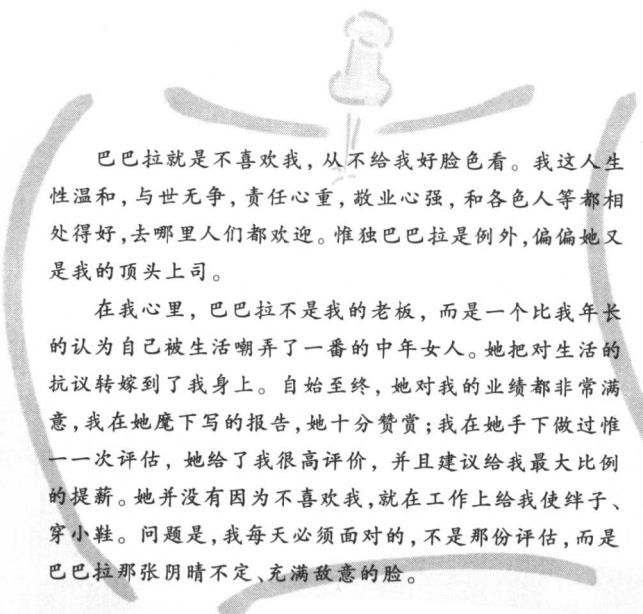
这个专为华人教英语的社区学院里，不少美国老师都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

雇员与老板的心理战争 [比利时] 江岩声 162



一个字，一句话，如果正中要害，就能置人于死地；而说话者，却两手干干净净。人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羞辱其同类。

——皮埃尔·德斯普罗热



巴巴拉就是不喜欢我，从不给我好脸色看。我这人生性温和，与世无争，责任心重，敬业心强，和各色人等都相处得好，去哪里人们都欢迎。惟独巴巴拉是例外，偏偏她又是我的顶头上司。

在我心里，巴巴拉不是我的老板，而是一个比我年长的认为自己被生活嘲弄了一番的中年女人。她把对生活的抗议转嫁到了我身上。自始至终，她对我的业绩都非常满意，我在她麾下写的报告，她十分赞赏；我在她手下做过惟一次评估，她给了我很高评价，并且建议给我最大比例的提薪。她并没有因为不喜欢我，就在工作上给我使绊子、穿小鞋。问题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不是那份评估，而是巴巴拉那张阴晴不定、充满敌意的脸。

我的老板在好莱坞〔美国〕 Valt10 187

我来美国六年了，在华人区“混”了两年（不停地换工作和搬家），然后在好莱坞打工和居住，一待就是四年，至今连我自己都奇怪，像我这样准备不足来到美国、不懂英语、缺“钱”少“途”，怎么在华人区不适应反而在洋人区安稳了呢？

在好莱坞干的是同样工作，但老板是美国人，按美国公司的标准摆条件。工作五天，工资高出三分之一，有年休假，还有医疗保险。面谈时，老板说，如果我解雇你，我会提前两周通知；如果你辞职，也要提前两周通知我。很公平。在华人区，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起了个英文名，而在好莱坞，人人呼我中文名，很有趣。在工作上，我做面谈时定下了职责，如果老板想让我加班或做额外工作，总是用商量的口吻，事后又再三感谢，有时还会给一些物质报酬。

无尽的夏天

[美国] 江 月



那一年，美国东部的气候真邪乎，才5月中旬，还不到夏天呢，已经遭遇热浪了。

天上好像有九个太阳同时行动，把大西洋里的水烤成了蒸气，再派热风送到城里，砌在高楼大厦之间的街巷中，再揉进冷气机和汽车排出的热气，市区生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桑拿浴室。甭说活动了，只要一走出空调区，浑身立刻就粘乎乎地蒸出一身汗。地铁里头就更耍命了。有记者在地铁里测温度，写出报道说底下的温度超过华氏100度。对我这样的打工族来说，每天上下班真是无法忍受的苦差。这种天气让人没法不躁。

那天，我满身“香汗淋漓”地挤出地铁车厢，在地面上连烤带蒸了一阵子，赶到办公室，一看表，足足晚了半小时。我咕噜了一句改良式的美国国骂，暗中祈祷老板埃依霞不在办公室。埃依霞很少有准点上班的时候，晚几个小时也是常事。走进大楼，迎面碰上泰迪。他是另一个部门的主管，跟埃依霞和我都挺



铁。他看我一眼，又十分夸张地看一眼墙上的大钟。我冲他做个鬼脸，急急忙忙跑下楼梯。

进了办公室，一看那阵势就知道埃依霞不在。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在干正经活儿。胖乎乎的俄国女人卡塔琳娜和瘦伶伶的匈牙利女人路佳扎了堆，一灰一黄俩脑袋凑一块儿嘀咕得正欢，左不过是在搬弄是非，她俩特擅长这个。非洲人保罗低着头，老和尚入定一般对着他面前摊开的书愣神儿。他自称是在写博士论文，那是我刚进这家大学图书馆微缩胶卷部的时候，那会儿我自个儿还是学生呢，如今我不但毕业了，连硕士学位都快混到手了，保罗的博士论文还没影儿。办公室另一排办公桌旁依次坐着黑人埃尔、犹太人莎拉和菲律宾人凯瑟琳，这仨小青年正在本校念本科，此刻都在埋头做功课。邋邋遢遢的大胖子黑人本杰明脑袋一栽一栽地打瞌睡，还长一声短一声地打着呼噜。嘿，这老哥们儿嘴角上竟然还挂着一条亮晶晶的哈拉子！八成是家里热得没法睡觉，上这儿补来了。

人人都不干活儿，我凭什么要卖力？我把包撂下，拿出软盘和笔记本，在电脑上打学期论文。期末考试期间，我们这些工读学生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钟头来玩儿命。反正我们是非赢利单位，经费来自政府，也就是纳税人，没人指望我们提供优质服务来提高学校的收入，换句话说，我们吃的是大锅饭。甭说，这资本主义的大锅饭吃起来也挺香的。

快到午饭时间了，一溜快而重的脚步朝我们办公室过来，接着门一响：“保罗，你发什么呆？轮到你到前面去当值了，你怎么还愣在这儿？本，你居然好意思在办公室里打呼噜！”

不好，埃依霞来了！我们一阵忙乱。说时迟那时快，三个小青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风扫残云一般把书本藏了起来。卡塔琳娜和路佳喇地一下各就各位，看着面前的电脑，满脸严肃作认真工作状。本杰明脑袋朝前一冲，磕在办公桌上，美梦就此破灭。